

专业机构很缺 护理手段很少 病患家属很累

谁来“呵护”5.5万失智老人？

本报记者 蒋炜宁 海曙记者站 朱尹莹 通讯员 郭军

市康宁医院做过一项流行病学调查，发现60岁以上老人老年痴呆率为4.89%，而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患病率达8.72%。

研究表明，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患者中，每年有10%至15%的人会发展成为老年痴呆症，是正常老人的3至10倍。此外，此病年龄每增长5至10岁，患病率增加一倍。

治疗护理是个沉重的包袱 现今缺乏专业的康复训练

“每月看病买药就得上千元，还得请个保姆照看，再加上其他开销，一年得五六万元。”一位病患家属说，家人得24小时盯着，真是不堪重负。

由于专业机构床位紧缺，现在大量的老年痴呆症患者只能居家护理，而这势必给照顾者带来很大的负担。

据了解，宁波有5家机构可以收治老年痴呆症患者，分别是市康宁医院、市精神病院、江东区东郊福利院、鄞州嘉和爱照护服务中心、嘉和颐养院。这5家能提供的服务又各有不同。其中前两家设有老年病房，主要用于诊断、治疗，后续会培训家属照护，不能长期住

院治疗；东郊福利院有63张床位用于收治痴呆、失能老人；鄞州的嘉和爱照护服务中心可对痴呆老人日托照护；嘉和颐养院可以对早期失智老人进行康复训练。

笔者调查发现，康复机构一般只针对肢体残障进行训练，很少有针对性对大脑认知的训练。对老年痴呆症患者基本停留在生活护理上。

莫等痴呆再治疗 六区启动社区筛查

据统计，我国老年痴呆症患者的就诊率不到27%。这说明还有很大一部分老年痴呆患者得不到应有的治疗和照料。而那些确诊的患者因为没有有效的康复与护理手段，病情也在不断加重。

下月，我市将在市六区的所有社区医院开出记忆门诊，启动老年痴呆症的社区筛查。帮助家属掌握失智症的症状识别要点及正确的护理技巧。由培训后的志愿者为患者家属提供“喘息服务”，建立失智老人家属联谊会。

同时，我市正在加紧开发一套“大脑保健操”，通过动作、游戏等练习，延缓认知功能障碍的发展。

如何降低失智风险？

老年痴呆潜伏期为10—20年，发病高峰在65岁，因此普通人群40岁后就应该开始关注生理心理变化。若发现近期记忆力减退，并持续一段时间，应就医检查。

一些高危因素应该尽早避免，如遗传因素、血管性疾病等，都与老年性痴呆密切相关。但遗传因素占比不高，而“三高”人群，患病可能远远高于普通人群，且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

适当运动、多用大脑、多听音乐、合理饮食，可以预防老年痴呆。

以蔬菜水果、鱼类、五谷杂粮、豆类和橄榄油为主的“地中海饮食”可保护大脑，减少认知障碍，降低老年性痴呆疾病的患病风险。

专家提醒，老人与子女同住，或者每周子女有规律地上门探望，家庭生活丰富也不易发病。

(蒋炜宁 郭军)

互联网企业

进军电影业成趋势

本报上海电（记者南华 通讯员陈晓桦 吴宙洋）今年，各大互联网企业纷纷进军国内电影产业，优酷土豆已先后出品了《风暴》、《等风来》、《窃听风云3》、《白发魔女》等作品；正热播的张艺谋新作《归来》，乐视是出品方之一。昨日，腾讯视频也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宣布了“为虎添翼”的电影计划：今年其将投资《天将雄师》、《痞子英雄：黎明升起》、《我是女王》、《张震讲故事》、《我的早更女友》等影片，其中包括全程在象山影视城拍摄 of《钟馗伏魔：雪妖魔灵》。

又讯(记者南华 通讯员陈晓桦 吴宙洋) 全程在象山影视城取景拍摄的大型历史谋略情节剧《谋圣鬼谷子》，近日在上海国际影视市场布展亮相，因彰显本土文化受到各方青睐。

我市两人入围全省

“红十字感动人物”候选人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张志平）“最美浙江人——红十字感动人物”评选活动，我市红十字优秀志愿者吴权和鄞州区器官捐献者陈财龙入围提名候选人。

杭州：千年繁华，运河是命脉

姬联锋/文 王鹏/摄

宁波银行

BANK OF NINGBO

大运河：我们未来的生活

全媒体行动

第二十五站：杭州·下一站：绍兴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北宋词人柳永的一首《望海潮》，以生动的笔墨写尽了杭州的繁华。“大运河：我们未来的生活”全媒体行动第二十五站来到杭州。

“抢救运河遗产，杭州扎扎实实在做了十余年”

杭州集江、河、湖、海、溪于一城，杭州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是与大运河相伴而生的。

“抢救运河遗产，杭州扎扎实实在做了十余年。”大运河保护和申遗专家委员会委员张书恒告诉记者，10多年前，杭州民间有识之士呼吁保护运河遗产，对此杭州市政府很快重视起来，加以引导扶持，成立了运河综合保护委员会，将运河保护纳入了政府的工作，持续不断地推进，还在不同时期制定不同的政策与目标。“这样做既保护了遗产，又形成了良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张书恒说，“经过10多年的综合治理，运河的水质改善了，绿化多了，鸟也回来了，很多人都想住在运河附近。”

张书恒表示，大运河是非常特殊的文化遗产，大运河杭州段还保留着原来的航运、水利等功能，“这与杭州优越的自然环境分不开，这里地势平坦，江南运河流经杭嘉湖平原，水资源发达，常年保持着稳定的水位。此外，这一地区经济持续发展，产生了大量的货运需求。”

“大运河保护申遗项目，是我国最大的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之一，充分体现了国家对遗产保护的重视与决心。杭州有五条河道六个点进入申遗名单，这几天我们一直在期待，希望大运河

都是船，船接船有一两公里长。“大船运货，小船坐人，周围商店、旅馆很多。”汤成虎说。他家院子后面的房子以前是租给人家当仓库用的。

上世纪中叶，因钱塘江河道北移，西兴远离钱塘江，西兴码头丧失了原有运输功能，这里便开始没落。1962年以后，官河被断，不再通船。年近七十的钟大妈至今还住在老宅里。临街一面墙的石柱子上虽然刷着白灰，但“钟大椿过塘行”的字样清晰可辨。

杭州慈善事业的大本营在

拱宸桥边

位于杭州市区大关桥之北的拱宸桥，是杭州古桥中最高最长的石拱桥。桥长98米，高16米，雄奇壮美，如彩虹一般横跨运河两岸。拱宸桥对于杭州有着不一般的意义。古时，返乡的杭州人在看到这座桥时，总会不由自主地兴奋起来，因为这座桥是古运河杭州终点的标志。

桥的东岸，是运河文化广场，广场上的六幅浮雕，讲述着运河的古老历史。桥的西岸，是拱宸桥桥西历史保护街区。东连拱宸桥的桥弄街一侧是近代工业厂房，另一侧是传统商业店铺，保留了大量民居建筑；沿运河的住家与埠头、合



拱宸桥

「爱心」

整装待发

日前，鄞州区钟公庙街道紫裕社区志愿者们正在打包一批八成新的衣物，准备送到安徽霍邱县冯瓴乡的贫困村民手中。据悉，这批近4000件的爱心衣衫是由该社区热心居民和钟公庙中学的学生一起筹集的。

(徐能 董磊艳 司徒乐莹 摄)



三十年含辛茹苦 重病中不离不弃

六旬父母举债救养子

本报记者 杨静雅 通讯员 水玲玲

独子郭晨风的病情让62岁的宁海县西店镇鳃溪村村民郭小革牵挂，然而因为一个“钱”字，他想与儿子见上一面却显得那么不现实。今年3月初，晨风被查出患有尿毒症，此后一直在杭州住院治疗。当医生说肾脏移植成为治愈的唯一希望，提出亲属间进行配型时，60岁的母亲林雪妹才道出藏了许久的秘密——晨风是他们的养子！就如电视剧里的剧情反转，一对养父母为养子举债治病的故事这才真相大白。

突降厄运，家中顶梁柱倒了

32岁的郭晨风是一个儿子、一名丈夫，也是一双儿女的父亲。今年初春，幸福对他而言，还显得那么单纯而具体。然而3月初，他突然感觉腹痛难忍，最终在杭州市中医院确诊为尿毒症。

“那时他说肚子不舒服，我以为是胃病，结果竟然查出是这个恶病……”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林雪妹边说边掉泪，“医生说，准备钱吧，换肾至少需要六十万元。”

接下来的日子，郭小革夫妇东奔西走到处借钱，连借钱给晨风新买的一辆拖拉机都卖了，硬是凑了20多万元汇给了在杭州看病的晨风。

这病除了需要巨额的医药费，还有一个难题是肾源。医生说，治愈最有效的办法是进行肾脏移植，而同胞血亲的移植排斥小，成功率高。一直流泪的林雪妹沉默了很长时间，最后为难地说：“晨风不是我们亲生的，而是抱养的……”

原来，三十多年来被郭小革夫妇当宝贝养大的晨风，竟是在出生6天后捡来的。

不离不弃，养父母举债救子

1983年9月18日，夜幕低垂，已经睡下的林雪妹听到外面传来小孩的哭声，开门看到一只竹篮，里面有个男婴。左右环顾，早已四下无人，她赶紧把孩子抱进屋。当时，郭小革和林雪妹结婚4年未曾生育子女。“既然晨风进门了，就当是老天给的礼物好好收养着。”郭小革说。

现在，郭晨风在杭州市中医院治疗，只能靠每周3次的血透维持生命。主治医生介绍，郭晨风还很年轻，处于肾移植手术比较理想的年龄。但因为之前晨风的感染，20多万元已经花光了，现在郭家连入库排队的6万元报名费还没凑齐。

获知此事后，宁海爱心同盟发起了捐款活动，筹集善款21139元；村里村外多家企业伸出援手，筹集了5万多；村干部出钱出力，鳃溪村女村委郭雪贞送去了2000元……虽然有了众多朋友和从未谋面的好心人帮助，但治疗费用的缺口还很大。

望着养父母愁眉不展的模样，郭晨风和妻子侃侃就止不住流泪。晨风说，他希望能有机会能活下去，因为只有活下去，才能回报养父母的如山恩情。



#您播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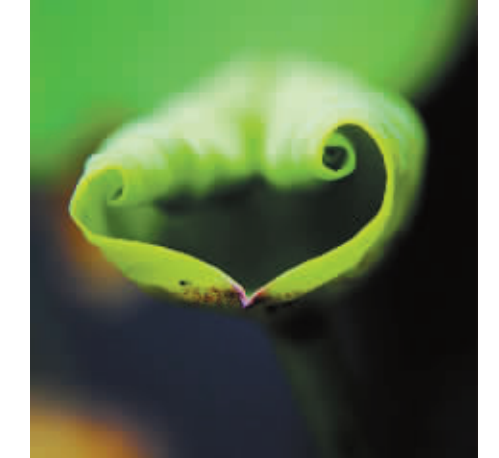
@Bonny_Bear: 骑完公共自行车,一时发昏把ipad忘在车兜里,到家才发现。胜丰社区公共自行车处的冯兴大爷在问了我若干问题后把东西交给了我,运气真好。谢谢冯大爷!

#每日读报#

《甬城今天入梅》(宁波日报6月17日第1版)
@虹彩163: 宁波好久没下雨,再不下雨植物都要渴死了,但是下雨来又没完没了。

#宁波微影#

@东海沙子: 日湖拍荷,镜头前闪过一俏皮的精灵,忙按下快门。



(记者 金雅男 整理)

【上接第1版】龚金川对孩子们饱含期望。他说，孩子们不可能一辈子在学校里，许多知识要到社会上去学；在进入社会之前，老师总要将基本的道理告诉他们，教导他们做个好人，为社会作贡献。

在学生眼中，龚金川就像是慈祥的父亲。“龚老师教书特别认真、严格，不能再听他的课了，真有点舍不得。我会记住龚老师的话，做个有用的人。”学生斯倍儿说。

龚金川的桌上仍像往常一样，堆满了各种资料，最后一课的备课内容也夹在教材中。“教了这么多年书，觉得人生很圆满！”他的脸上都是笑意。他告诉笔者，退休之后，想“多做一些志愿工作，为残疾人服务”。